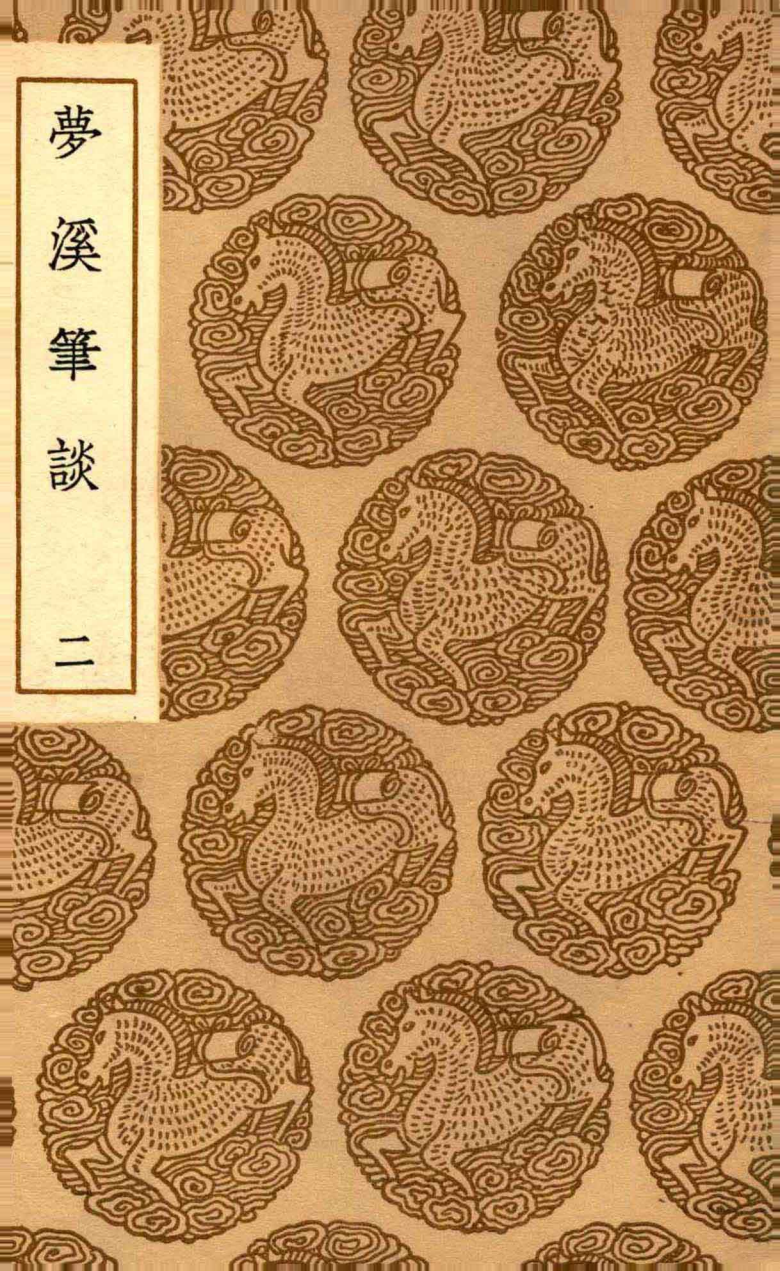


夢溪筆談
二



夢溪筆談

(二)

沈括著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
夢溪筆談
二冊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著者 沈括

發行人 王雲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長沙南正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埠

徐

F八七〇平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夢溪筆談卷之十四

藝文一

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。草泥行郭索。雲木叫鉤輅之句。文忠以爲語新而屬對親切。鉤輅鷓鴣聲也。李羣玉詩云。方穿詰曲嶠。輻路又聽鉤輅格磔聲。郭索。蟹行貌也。楊雄太玄曰。蟹之郭索。用心躁也。

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。有春與猿吟。今秋與鶴飛。今驗石刻。乃春與猿吟。今秋鶴與飛。古人多用此格。如楚詞。吉日兮辰良。又蕙肴蒸兮蘭籍。奠桂酒兮椒漿。蓋欲相錯成文。則語勢矯健耳。杜子美詩。紅稻啄餘鸚鵡粒。碧梧棲老鳳凰枝。此亦語反而意全。韓退之雪詩。舞鏡鸞窺沼。行天馬度橋。亦効此體。然稍牽強。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。

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。竹影金鎖碎。所謂金鎖碎者。乃日光耳。非竹影也。若題中有日字。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。

唐人作富貴詩。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。乃貧眼所驚耳。如貫休富貴詩云。刻成筍柱雁相挨。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。何足道哉。又韋楚老蚊詩云。十幅紅綃圍夜玉。十幅紅綃爲帳。方不及四五尺。不知如何伸脚。此所謂不會近富兒家。

詩人以詩主人公。故雖小詩。莫不埏蹂極工而後已。所謂句鍛月鍊者。信非虛言。小說崔護題城南詩。其

始曰。去年今日此門中。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。桃花依舊笑春風。後以其意未全。語未工。改第三句曰。人面祇今何處在。至今所傳此兩本。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。唐人工詩。大率多如此。雖有兩今字。不恤也。取語意爲主耳。後人以其有兩今字。只多行前篇。

書之闕誤。有可見於他書者。如詩。天天是極。後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。與速速方穀爲對。又彼徂矣岐。有夷之行。朱浮傳作彼岨者岐。有夷之行。坊記。君子之道。譬則坊焉。大戴禮。君子之道。譬猶坊焉。夬卦。君子以施祿及下。居德則忌。王輔嗣曰。居德而明禁。乃以則字爲明字。

音韻之學。自沈約爲四聲。及天竺梵學入中國。其術漸密。觀古人諧聲。有不可解者。如玖字。有字多與李字協用。慶字。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。如詩。或羣或友。以燕天子。彼留之子。貽我佩玖。投我以木李。報之以瓊玖。終三十里。十千維耦。自今而後。歲其有。君子有穀。貽孫子。陟降左右。令聞不已。膳夫左右。无不能止。魚麗于罍。鰔鯉。君子有酒。旨且有。如此極多。又如孝孫有慶。萬壽无疆。黍稷稻粱。農夫之慶。唯其有章矣。是以有慶矣。則篤其慶。載錫之光。我田既臧。農夫之慶。萬舞洋洋。孝孫有慶。易云。西南得朋。乃與類行。東北喪朋。乃終有慶。積善之家。必有余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余殃。班固東都賦。彰皇德兮侔周成。永延長兮膺天慶。如此亦多。今廣韻中。慶一音卿。然如詩之未見君子。憂心忉忉。既見君子。庶幾有臧。誰秉國成。卒勞百姓。我王不寧。覆怨其正。亦是忉正與寧平協用。不止慶而已。恐別有理也。

小律詩雖末技。工之不造微。不足以名家。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。至於字字皆鍊。得之甚難。但患觀

者滅裂。則不見其工。故不唯爲之難。知音亦鮮。設有苦心得之者。未必爲人所知。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。語音亦掇麗。但細論無功景。意縱全。一讀便盡。更無可諷味。此類最易爲人激賞。乃詩之折揚黃華也。譬若三館楷書作字。不可謂不精不麗。求其佳處。到死無一筆。此病最難爲醫也。

王聖美治字學。演其義以爲右文。古之字書皆從左文。凡字其類在左。其義在右。如水類。其左皆從水。所謂右文者。如𣎵。小也。水之小者曰淺。金之小者曰錢。歹而小者曰殘。貝之小者曰賤。如此之類。皆以𣎵爲義也。

王聖美爲縣令時。尙未知名。謁一達官。值其方與客談孟子。殊不顧聖美。聖美竊哂其所論。久之。忽顧聖美曰。嘗讀孟子否。聖美對曰。生平愛之。但都不曉其義。主人問不曉何義。聖美曰。從頭不曉。主人曰。如何從頭不曉。試言之。聖美曰。孟子見梁惠王。已不曉此語。達官深訝之。曰。此有何奧義。聖美曰。旣云孟子不見諸侯。因何見梁惠王。其人愕然無對。

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。大年不能對。甚以爲恨。遍訪比紅兒詩。終不可得。忽一日。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。偶取視之。乃比紅兒詩也。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。予按摭言。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爲。凡百篇。蓋當時但傳其詩。而不載名氏。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載。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。而讀書滅裂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。俱化爲餓殍。作字押韻。杜牧杜秋娘詩云。厭飫不能飴。飴乃錫耳。若作飲食。當音飲。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。烏啄蠹根回。乃是烏啄。非烏啄也。又斷續玉琴哀。藥名止有續斷。無斷續。此類極

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。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繆。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。

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。穆修、張景輩始爲平文。當時謂之古文。穆、張嘗同造朝。待旦于東華門外。方論文次。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。二人各記其事。以較工拙。穆修曰：「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。」張景曰：「有犬死奔馬之下。」時文體新變。二人之語皆拙澁。當時已謂之工。傳之至今。

按史記年表：周平王東遷二年，魯惠公方卽位。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。故諸儒之論紛然。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。唯啖、趙都不解始隱之義。學者常疑之。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：「惠公二年，平王東遷。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，更無可論。」此啖、趙所以不論也。然與史記不同。不知啖、趙得於何書。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，考論諸家年統，極爲詳密。其敍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。予得之甚喜。亟問石君云：「出一史傳中，遽檢未得，終未見的。」據史記年表注：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。本紀中都無說。諸侯世家言東遷，卻盡在庚午歲。史記亦自差謬。莫知其所的。

長安慈恩寺塔，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。唐人諸集中不載。今記于此。東來曉日上翔鸞，西轉蒼龍拂露盤。渭水冷光搖藻井，玉峯晴色墮闌干。九重宮闕參差見，百二山河表裏觀。暫輟去蓬悲不定，一凭金界望長安。

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，以謂無人能對。王荊公以對鳥鳴山更幽。鳥鳴山更幽，本宋王籍詩。元對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。上下句只是一意。風定花猶落，鳥鳴山更幽，則上句乃靜中有動，下句動中有

靜。荆公始爲集句詩。多者至百韻。皆集合前人之句。語意對偶。往往親切過於本詩。後人稍稍有倣而爲之者。

歐陽文忠嘗言曰。觀人題壁。而可知其文章。

毘陵郡士人家有一女。姓李氏。方年十六歲。頗能詩。甚有佳句。吳人多得之。有拾得破錢詩云。半輪殘月掩塵埃。依稀猶有開元字。想得清光未破時。買盡人間不平事。又有彈琴詩云。昔年剛笑卓文君。豈信絲桐解誤身。今日未彈心已亂。此心元自不由人。雖有情至。乃非女子所宜。

夢溪筆談卷之十五

藝文二

切韻之學。本出于西域。漢人訓字。止曰讀如某字。未用反切。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。如不可爲叵。何不爲盍。如是爲爾。而已爲耳。之乎爲諸之類。似西域二合之音。蓋切字之原也。如輒字。文從而犬。亦切音也。殆與聲俱生。莫知從來。今切韻之法。先類其字。各歸其母。唇音舌音各八。牙音喉音各四。齒音十。半齒半舌音二。凡三十六。分爲五音。天下之聲。總于是矣。每聲復有四等。謂清、次清、濁、平也。如顛、田、年、邦、降、龐、厖之類是也。皆得之自然。非人爲之。如幫字。橫調之爲五音。幫當剛臧央是也。幫。宮之清。田。宮之濁。年。宮之次清。邦。宮之不清不濁。降。就本音本等調之爲清。剛。角之清。臧。徵之清。央。羽之清。縱調之爲四等。幫、滂、傍、茫是也。幫。宮之清。滂。宮之次清。傍。宮之不清不濁。茫。宮之濁。四聲幫、滂、傍、博是也。幫。宮清之平。滂。宮清之上。博。宮清之去。茫。宮清之入。四等之聲。多有聲無字者。如封、峯、逢。止有三字。邕、胸。止有兩字。竦、火。欲以皆止有一字。五音亦然。滂、湯、康、蒼。止有四字。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。如蕭字。殺字。全韻皆無入聲。此皆聲之類也。所謂切韻者。上字爲切。下字爲韻。切須歸本母。韻須歸本等。切歸本母。謂之音和。如德、紅、爲、東之類。德與東同一母也。字有重、中、重、輕、中、輕、本等聲。盡汎入別等。謂之類隔。雖隔等須以其類。謂唇與唇類。齒與齒類。如武、延、爲、綿、符、兵、爲、平之類是也。韻歸本等。如冬與東字。母皆屬端字。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。故都宗切。宗字第一等韻也。以其歸精字。故精徵音第一等聲。東

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。故德紅切。紅字第三等韻也。以其歸匣字。故匣羽音第三等聲。又有互用借聲。類例頗多。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。愈密。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。南渡之後。又雜以吳音。故音韻靡駁。師法多門。至於所分五音。法亦不一。如樂家所用。則隨律命之。本無定音。常以濁者爲宮。稍清爲商。最清爲角。清濁不常爲徵。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。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。如來日二字是也。皆不論清濁。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。今五姓是也。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。又有折攝二聲。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。如𠵽字。浮金反之類是也。攝聲鼻音。如𠵽字鼻中發之類是也。字母則有四十二。曰阿多波者。那囉拖婆茶沙嚩哆也。瑟吒。二合迦娑麼伽他杜鎖呼拖。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。二合娑多。二合壤曷。攞多。二合婆。上聲車娑麼。二合訶婆。綫伽。上聲吒拏娑麼。二合娑迦。二合也娑。二合室左。二合佗陀。爲法不同。各有理致。雖先正所不言。然不害有此理。歷世浸久。學者日深。自當造微耳。

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。凡十六萬字。分四卷。號龍龜手鏡。燕僧智光爲之序。甚有詞辯。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。傳入中國者法皆死。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。入傳欽之家。蒲傳正帥浙西。取以鏤板。其序末舊云。重熙二年五月序。蒲公削去之。觀其字音韻次序。皆有理法。後世殆不以其爲燕人也。

古人文章。自應律度。未以音韻爲主。自沈約增崇韻學。其論文則曰。欲使宮羽相變。低昂殊節。若前有浮聲。則後須切響。一簡之內。音韻盡殊。兩句之中。輕重悉異。妙達此旨。始可言文。自後浮巧之語。體制漸

多如傍犯蹉對。蹉千古反。假對雙聲疊韻之類。詩又有正格偏格。類例極多。故有三十四格。十九圖。四聲

八病之類。今略舉數事。如徐陵云。陪遊馭娑。聘纖腰於結風。長樂鴛鴦。奏新聲於度曲。又云。厭長樂之疎鍾。勞中宮之緩箭。雖兩長樂。意義不同。不爲重複。此類爲傍犯。如九歌。蕙葳蕤兮蘭藉。奠桂酒兮椒漿。當曰蕙葳蕤對奠桂酒。今倒用之。謂之蹉對。如自朱耶之狼狽。致赤子之流離。不唯赤對朱。耶對子。兼狼狽。流離。乃獸名對鳥名。又如廚人具雞黍。稚子摘楊梅。以雞對楊。如此之類。皆爲假對。如幾家村草裏。吹唱隔江聞。幾家村草與吹唱隔江。皆雙聲。如月影侵簪冷。江光逼履清。侵簪逼履。皆疊韻。詩第二字側入。謂之正格。如鳳歷軒轅紀。龍飛四十春之類。第二字平入。謂之偏格。如四更山吐月。殘夜水明樓之類。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。如杜甫律詩。用偏格者十無一二。

文潞公歸洛日。年七十八。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昞。朝議大夫司馬旦。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。皆年七十八。嘗爲同甲會。各賦詩一首。潞公詩曰。四人三百十二歲。況是同生丙午年。招得梁園爲賦客。合成商嶺採芝仙。清談麴塵風盈席。素髮飄飄雪滿肩。此會從來誠未有。洛中應作畫圖傳。

晚唐五代間。士人作賦。用事亦有甚工者。如江文蔚天窗賦。一竅初啓。如鑿開混沌之時。兩瓦馱飛。類化作鴛鴦之後。又土牛賦。飲渚俄臨。訝盟津之捧塞。度關儻許。疑函谷之九封。

河中府鶴雀樓三層。前瞻中條。下瞰大河。唐人留詩者甚多。唯李益。王文奐。暢諸唐詩作當三篇能狀其景。李益詩曰。鶴雀樓西百尺牆。汀洲雲樹共茫茫。漢家簫鼓隨流水。魏國山河半夕陽。事去千年猶恨速。

愁來一日卽知長。風煙併在思歸處。遠目非春亦自傷。王文兔詩曰。白日依山盡。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。更上一層樓。暢諸詩曰。迴臨飛鳥上。高出世塵間。天勢圍平野。河流入斷山。

慶歷中。予在金陵。有饗人以一方石鎮肉。視之若有鐫刻。試取石洗濯。乃宋海陵王墓銘。謝朓撰并書。其字如鍾繇。極可愛。予攜之十餘年。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。遂託以墜水。今不知落何處。此銘朓集中不載。今錄于此。中樞誕聖。膺歷受命。於穆二祖。天臨海鏡。顯允世宗。溫文著性。三善有聲。四國无競。嗣德方衰。時唯介弟。景祚云及。多難攸啓。載驟輶獵。高闕代邸。庶辟欣欣。威儀濟濟。亦旣負展。言觀帝則。正位恭己。臨朝淵嘿。虔思寶締。負荷非克。敬順天人。高遜明德。西光已謝。東旭又良。龍蠶夕儼。葆挽晨鏘。風搖草色。日照松光。春秋非我。晚夜何長。

棗與棘相類。皆有刺。棗獨生高而少橫枝。棘列生卑而成林。以此爲別。其文皆從束。音刺。本芒刺也。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。束而相比橫生者棘也。不識二物者。觀文可辨。

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。善篆隸。臧否人物。坐法失官。十餘年潦倒貧困。赴選。集于京師。是時韓魏公當國。恢獻小詩自達。其一聯曰。建業關山千里遠。長安風雪一家寒。魏公深憐之。令篆太學石經。因此得復官。任華州推官而卒。

熙寧六年。有司言日當蝕。四月朔。上爲徹膳避正殿。一夕微雨。明日不見日蝕。百官入賀。是日有皇子之慶。蔡子正爲樞密副使。獻詩一首。前四句曰。昨夜薰風入舜韶。君王未御正衙朝。陽輝已得前星助。陰

沴潛隨夜雨消。其敍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。雲陰不見日蝕。四句盡之。當時無能過之者。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。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。幹當滁州一鎮。時文忠守滁州。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。自往詣之。學子閉門不接。書生訟于向。向判其牒曰。禮聞來學。不聞往教。先生旣已自屈。弟子寧不少高。盍二物以收威。豈兩辭而造獄。書生不直。向判。徑持牒以見歐公。公一閱。大稱其才。遂爲之延譽。獎進。成就美名。卒爲聞人。

夢溪筆談卷之十六

藝文三

士人劉克博觀異書。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。頓頓食黃魚。世之說者。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。乃夷人也。其主謂之鬼主。然不聞有烏鬼之說。又鬼戶者。夷人所稱。又非人家所養。克乃按夔州圖經。稱峽中人謂鷓鴣爲烏鬼。蜀人臨水居者。皆養鷓鴣。繩繫其頸。使之捕魚。得魚則倒提出之。至今如此。予在蜀中。見人家養鷓鴣。使捕魚。信然。但不知謂之烏鬼耳。

和魯公疑有艷詞一編。名香奩集。凝後貴。乃嫁其名爲韓偓。今世傳韓偓香奩集。乃凝所爲也。凝生平著述。分爲演綸、游藝、孝悌、疑獄、香奩、藏金六集。自爲游藝集序云。予有香奩、藏金二集。不行於世。凝在政府。避議論。諱其名。又故後人知。欲於游藝集序實之。此凝之意也。予在秀州。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。皆魯公舊物。未有印記甚完。

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。善爲詩。以詩著名。卜居陝州東門之外。有陝州平陸縣詩云。寒食花藏縣。重陽菊遶灣。一聲離岸櫓。數點別州山。最爲警句。所居頗蕭灑。當世顯人多與之游。寇忠愍尤愛之。嘗有贈忠愍詩云。好向上天辭富貴。卻來平地作神僊。後忠愍鎮北都。召野置門下。北都有妓女美色。而舉止生硬。土人謂之生張八。因府會。忠愍令乞詩于野。野贈之詩曰。君爲北道生張八。我是西州熟魏三。莫怪